

竹塹社的研究回顧與評析

廖志軒*

〔摘要〕

竹塹社為新竹地區的平埔番社，位於竹北新社的采田福地為其重要的據點。每年農曆七月十七日，散居各地的派下子孫大多會回來祭祖並開派下員大會。竹塹社的研究主要始於1980年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工作室的張炎憲、王世慶與李季樺，以及施添福共同在新竹地區從事研究與調查。之後，有許多學者在這幾位研究的基礎上，繼續從事竹塹社的研究。本文主要回顧歷來的竹塹社研究，並且說明這些研究的成果與意義。

〔關鍵字〕 竹塹社、采田福地、新竹研究

*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

Review and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Pocaal


LIAO Chih-hsuan



Abstract

Pocaal is a community of Plain Indigenous Peoples in Hsinchu area. The Plain Indigenous Peoples' Land of Fortune mainly located in Hsin-she of Chu-bei city. Every year the seventeenth day of the seventh lunar month, these descendants offer sacrifice to the ancestors of seven families of Plain Indigenous Peoples' Fortune Land and meet together. The research on Pocaal have been presented since 1980s. Prof. Chang Yen-hsien, Prof. Wang Shih-ching, and their research assistant Mrs. Li Chi-hua, and Prof. Shih Teng-fu in the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Office of the Academia Sinica jointly conducted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s in the Hsinchu area. After that, many scholars continue to engage in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studies.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Pocaal, and illustrates the result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studies.

Keywords: Pocaal(Tiksam), Plain Indigenous Peoples' Land of Fortune, Hsinchu Studies



緒論

平埔研究與其他人文學科研究最大的不同，在於展現出跨學科的多樣風貌〔潘英海 1995：iii〕，任何的學科都可以從其學科的觀點來進行平埔研究。竹塹社的研究，亦是如此，目前竹塹社的研究至少有歷史學、歷史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這幾個學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竹塹社的各個議題。關於竹塹社的研究，大概始於 1980 年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的張炎憲、王世慶與李季樺三人發表的文章與出版竹塹社文獻資料選集，以及施添福與其他學者從事新竹地區區域史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探討到竹塹社。1980 年代以前，雖然有一些的竹塹社研究，但是內容偏向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的整理，而且並未有一篇專論竹塹社的文章。本文主要從民族學的角度切入，以竹塹社為主體，來回顧日治時期至今竹塹社的研究，探討這些研究成果，以及說明這些研究的意義。¹

（一）竹塹社研究的特色

竹塹社研究的特色有二：1.相關的史料最多。2.采田福地、家族史

¹ 本文的觀點與立場主要是回顧歷來的竹塹社研究，評述前人的研究成果與重要性。與前人最大的不同，在於竹塹社的研究從過去至今已累積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尚未有人進行整理與回顧。「民族學」的立場在於將研究主體視為一個民族(ethnos)，探討過去有關這個民族(竹塹社)的研究有哪些，並在這些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書寫一本竹塹社民族史的可能性，探討竹塹社從史前至當代的發展。

與民族² 互動的研究。相關的史料最多，連帶的影響到可研究議題的廣度，不必侷限於某種史料（如：契約文書、方志...等）的限制。研究課題，則是反映了竹塹社研究的特色，與其民族發展有很大的關連。³

1. 相關的史料最多

在平埔研究中，除了一些保有傳統祭典文化的番社（如：台南、高雄一帶西拉雅族各社），還可以透過田野調查來研究外；另一種研究的方式則是從史料去研究。竹塹社所處的新竹地區，由於史料豐富，除了自清代以來的方志之外，長期收藏在民間、政府單位的史料，在 1980 年以後逐漸被一一挖掘出來（如：契約文書、淡新檔案、土地申告書...等），學界才開始有人從事竹塹社的研究。因此，相較之下，對傳統文化早已消失的竹塹社來說，就必須更加仰賴這些史料來研究，而比較無法從傳統祭典儀式的實際觀察進行研究。其他的平埔番社，除了一般所知的新港文書與岸裡大社文書外，並沒有像竹塹社這樣，相關的史料最多。這些相關的史料，使得新竹研究（新竹縣市）因而在台灣史研究的領域被稱為「一級戰區」，長期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視（陳志豪 2013）；在新竹研究的盛行之下，進而帶出竹塹社的研究。

² 本文對於民族 (ethnos) 的定義為：以血緣連接表體（語言、宗教、民俗）與載體（社會、政治、經濟）這三者所構成，並且具有明確的民族邊界（林修澈 2001:4-8）。族群 (ethnic group)：「族」字的語義也是「群」(group)，概念模糊不清（林修澈 1994:80）。上述對於民族的定義，竹塹社皆具有，因此，竹塹社＝一個民族。竹塹社人的定義簡單來說，為新竹地區的平埔族社，而且於乾隆年間賜七個漢姓（錢、廖、衛、三、潘、金、黎），有其傳統的語言、祭典、文化及其社會組織。

³ 采田福地是竹塹社信仰的中心，為竹塹社祭拜祖先、舉行傳統祭典、通事、土目等番社職員辦公的場所，以及收租的公館，具有多功能的性質；而且自乾隆年間建立以後，至今依然屹立於竹北新社，並未消失。竹塹社於乾隆年間賜七個漢姓，各個漢姓內部又有不同的祖先，有很多的家族。另外，竹塹社所處的新竹地區，為清代以來全台客家人最多的區域，因此有客家人有很密切的互動，並且與其他周邊的民族，亦有所往來（如：霄裡社、新港社、賽夏族、福佬人...等）。

2. 采田福地、家族史與民族互動的研究

即便自乾隆中期以來大多數的竹塹社散居在新竹各地，但是采田福地始終都是竹塹社的信仰中心。尤其，采田福地是唯一被政府列為古蹟的平埔祠堂，仰賴的即為祭祀公業的成立，至今仍持續維持運作，使得現在還能從祭祀公業的派下員名冊，找到竹塹社後裔；這是竹塹社最獨特的地方（有祭祖的祠堂與祭祀公業）。在家族史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已指出竹塹社至少有20個家族（後裔尚存）。被研究（發現）家族數量之多，是其他平埔研究無法比擬的。⁴ 此外，竹塹社所處新竹地區，自清代以來即為全台灣客家人最多的區域；凡是從事新竹區域史研究，必然會探討到竹塹社與周邊人群的互動，尤其最密切接觸的人群為客家人，特別是在土地開墾、婚姻網絡、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甚至最後導致竹塹社走向客家化。

（二）竹塹社研究的概況

自日治時期以來至目前為止，已有多位學者從事竹塹社的研究；整體來說，目前研究的概況主要為五個類別的研究，以及有四本專書的出版〔新埔文化工作室（編）1996；楊毓雯 2015；廖志軒 2015；邱美玲 2015〕。

1. 五個類別

⁴ 竹塹社的家族史研究，有其在台灣平埔研究上的意義。除了中部岸裡社的潘敦家族，以及北部霄裡社的知母六（蕭）家族較為人所知，比較看不到番社其他家族的發展情況。竹塹社的家族史，可以從中了解到番社內部家族的多樣性，而不是只由一個特殊的家族，長期領導番社的歷史發展。

回顧歷來竹塹社的研究，主要可分成幾個類別：1.土地問題。2.采田福地與祭祀公業。3.名制與家族史。4.番社組織。5.民族互動。這幾個類別反映了學者關注竹塹社的重點，主要集中在這些類別；在這當中，除了2與5為竹塹社的研究特有之外，其他類別均可見於平埔各社的研究。

2.四本專書

專書的出版最能反映出該研究主題在質與量的成果，竹塹社的研究，除了各類的（期刊、學位、會議、……）學術論文外，截至2017年為止，有四本竹塹社研究的專書出版，分別為1996年的《采田福地竹塹社文史專輯》、2015年的《平埔客：從「去做番仔牛」到「嫁做番仔婆」》、《當熟番遇到客家：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的客家化》與《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出版單位均為新竹縣文化局（1996年出版單位為新竹縣立文化中心，為文化局的前身）；作者分別是：新埔文化工作室（編）、楊毓雯、廖志軒與邱美玲。

《采田福地竹塹社文史專輯》的貢獻在於：整理出竹塹社歷史的大事記（1632-1910），將散在各處有關竹塹社的記載，鑲嵌入時間發展的軸線，可以從中略為了解到竹塹社歷史的發展。後面三本碩論改寫專書的貢獻則是：均從不同的面向（史料、後裔的口述與社會學理論），探討竹塹社的認同發展。

一、竹塹社研究的分期與成果

竹塹社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當時已有學者來到采田福地調查，或者是訪問竹塹社後裔；光復以後，同樣也是如此。真正開始有學者展開深入的研究與調查，要到了1986年，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成立以後，才有今日竹塹社研究的成果。竹塹社研究史的回顧，主要可分為以下這幾個時期。

（一）1906-1980 年代以前

日治時期竹塹社的研究，主要見於《新竹廳志》、《桃園廳志》與《咸菜礮地方沿革史》〔波越重之 1907：131-202；桃園廳 1906：70-72、86、96-97；謝金蘭（新竹縣文獻委員會譯） 1903/1953〕

與學者的調查報告之中〔增田福太郎 1939：120；德山源一郎 1944：22〕，並未有一篇專論竹塹社的文章；光復以後，僅有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的〈竹北鄉文獻採訪錄〉，訪問了當時采田福地的管理人衛德福，探討近代竹塹社的歷史發展〔黃奇烈 1953：9〕。大致上來說，這個時期大多偏向文獻與田野資料的整理，較缺少對於這些資料的解釋與分析。

（二）1983-1996 的竹塹社研究

1983年，當時就讀台師大歷史所碩士班的吳學明，無意間在北埔姜秀鑾後裔的家中所發現「金廣福文書」（北埔姜家文書），影響到後來（1986）中央研究院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張炎憲、王世慶

與李季樺選擇從事新竹地區的研究。⁵ 另一方面，張炎憲、莊英章與施添福向國科會提出「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租佃關係」合作計畫（1986.11-1990.1），開始在新竹地區蒐集契約文書與土地申告書，以及田野調查。⁶ 這四人的研究，分述如下：

1. 張炎憲、王世慶與李季樺的新竹研究

1989年，李季樺發表三篇竹塹社的文章〈竹塹社的「三」姓——一位客家化平埔族人的訪問記要〉、〈田野拾穗：竹北番仔祠堂田野割記〉與〈清代「番兒至老無妻」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李季樺 1989a: 11-14; 1989b: 24-26; 1989c: 73-100〕；這一年可以說是說竹塹社研究的發端。1993年，張炎憲、王世慶與李季樺的《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將當時散在官方與民間有關竹塹社的契約文書，以及其他相關的史料全部彙集在一起，是研究竹塹社不可或缺的史料集；也是全台第一本以單一平埔番社的文獻資料選集〔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 1993〕。⁷

在這本文獻資料選集的基礎上，隔年（1994），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與平埔研究工作會合辦「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王

⁵ 吳學明發現「金廣福文書」的過程，可見吳學明〔1985：121-147〕。張炎憲等人研讀莊英章提供的「金廣福文書」時，發現有許多竹塹社的契約文書，因而以新竹為其田野調查地點。有關「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成立的背景與經過，可見張光直〔1986：1-2〕、林玉茹、張隆志、詹素娟（編）〔2013：16-17〕。

⁶ 當時張炎憲、莊英章與施添福向國科會提出「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租佃關係」合作計畫（1986.11-1990.1）。張、莊兩人透過桃園土地改革訓練所蒐集來的土地申告書，以及桃竹苗各地的契約文書，將這些資料輸入電腦，以便日後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整理。施添福則是企圖在富田芳郎對台灣聚落的研究基礎上，探討竹塹地區或北部散村聚落的形成機制。

⁷ 比竹塹社還要有更多豐富材料的岸裡社（岸裡大社文書），當時同樣散在官方與民間各地，尚未有人將這些資料彙整。一直要到了1997年，由黃富三將當時台大圖書館典藏有關台灣史的檔案目錄，予以出版；其中有關岸裡社文書的部分，就有上、下兩冊。出版的時間比竹塹社要晚，而且出版的內容，也只是岸裡大社文書的其中一部分，並不是全部的出版。

世慶與李季樺發表〈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張炎憲與李季樺發表〈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兩篇文章均收錄在1995年出版的《平埔研究論文集》〔王世慶、李季樺 1995：127-172；張炎憲、李季樺1995：173-218〕。這兩篇文章與資料選集，成為日後要從事竹塹社研究的研究者，都必須參考的著作。⁸

2. 施添福的新竹研究

施添福主要透過「墾區莊」、「土牛溝」以及各區域有著不同社會方式、人群空間等概念，建構其「清代竹塹三個人文地理區」（漢墾、保留與隘墾）的研究架構。在這當中，施添福對於竹塹社的研究主要在〈清代台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這篇文章。作者認為竹塹社之所土地會不斷的流失與杜賣，是由於清廷（國家）沒有提供熟番（竹塹社）力農的環境；繁重的徭賦以及擔任屯丁的工作，使得竹塹社無法好好從事農業耕作，最後導致土地的流失。施添福對竹塹社最主要的貢獻在於解釋竹塹社土地流失的原因，以及竹塹社在這三個區域的歷史發展與族群關係。⁹

3. 其他人的研究

除了上述這幾人以外，還有一些從事新竹區域史研究的碩士論文，在其部分內容分別探討了關西衛阿貴家族的發展、竹塹社與客家

⁸ 如：詹素娟、張素玢，《台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主筆第五章「新竹苗栗地區的道卡斯族」的張素玢，有關竹塹社的部分，即引用了張炎憲、王世慶與李季樺合寫竹塹社研究的兩篇文章。

⁹ 施添福有關新竹研究的文章，後收錄於2001年，新竹縣文化局出版的《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

人的互動，以及竹塹社在大湖口的發展〔李明賢 1991；范瑞珍 1995；羅烈師 1996〕。

這個時期的竹塹社研究，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為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與施添福的研究：1.發表祭祀公業（王世慶、李季樺，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與家族史（張炎憲、李季樺，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的兩篇文章。2.合編《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施添福則是解釋竹塹社土地流失的原因，以及竹塹社在這三個區域的歷史發展與族群關係。這些人為竹塹社奠定研究的基礎，並且對竹塹社進行深入的研究。尤其，這幾位學者提出的關鍵論點，家族史與祭祀公業，以及平埔族土地流失的問題，均影響到後來的研究者。家族史一直是竹塹社研究的特色之一，今日所見的竹塹社後裔，即來自清代的各家族。祭祀公業，則是維繫竹塹社的關鍵，若沒有祭祀公業的成立與運作，則竹塹社早已流離失所。土地問題部分，後繼者除了繼續從事土地問題的相關研究外，並試著將竹塹社的土地問題與其他平埔土地問題連結（如：柯志明的《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

（三）1996-2018 的竹塹社研究

在張炎憲、王世慶等人的研究之後，有越來越多人從事竹塹社的研究，有的在前人的基礎繼續深入探討，有的則是開拓新的研究議題。而且後來研究竹塹社的學者，幾乎都會引用這幾人的研究，因此以此作為研究分期的劃分。

1. 土地問題

自施添福研究竹塹社的土地問題開始，後來的研究者均受到其影響（區域史人文地理區的概念與平埔族土地流失的國家剝削說）。柯志明的《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即受施添福的影響，探討平埔族的熟番地權與族群配置。在這當中，柯志明援引日治初期土地申告書中竹塹社的番租大多座落保留區，用來說明清廷在不同地區落實熟番地保護程度的不一，以及通土口糧租只是構成番租的一小部分〔柯志明 2001：313-336〕。劉瑞華和林瓊華兩人則是從新經濟學的角度來探討竹塹社的產權變動，指出由於邊界線的產權流動，造成竹塹社的土地流失〔劉瑞華、林瓊華 2001：47-66〕。吳奇浩以道卡斯族為例的研究，說明通事、土目名下的番租只有番租之名，而無番租之實；熟番實際能得到的租穀有限，竹塹社的情況亦是如此〔吳奇浩 2004：203-264〕。林文凱的博士論文，論述三個人文地理區以及未墾荒埔地的訴訟案件，從中探討土地契約秩序與地方治理的關係，竹塹社與漢人開墾及官方訴訟之間的關係，亦在其論述的範圍內〔林文凱 2006〕。李翹宏根據土地申告書的分析，認為竹塹社的通事、土目藉由將土地招墾出去，然後將番大租據為己有，因而導致清末土地申告番租的欄位，大多為社內重要職員（如：通事、土目）所有〔李翹宏 2014：259-300〕。

以上這些對於竹塹社土地問題的研究，各自從不同的層面來探討，都有助於了解圍繞在竹塹社周遭的土地、地權、土地訴訟這些的問題。尤其，柯志明的研究，為竹塹社土地流失的原因與方式，提供了新的解釋（重新配置）。¹⁰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應該還可

¹⁰ 除了施添福與柯志明探討平埔族土地地流失問題外，另有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

以進一步的去分析是哪些通事、土目主導了竹塹社土地給墾與社賣，以及這些通事、土目的背景。從竹塹社的角度，試著分析竹塹社土地拓墾與流失的過程。

2. 采田福地與祭祀公業

最早研究的是王世慶與李季樺的〈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1995)。之後有2013年，李季樺的〈采田福地祭典的昔與今〉，則是簡要的回顧采田福地歷來的祭典內容〔李季樺 2013：10-14〕。最新的研究，則是廖志軒的〈采田福地：人與番的民族邊界〉，探討采田福地作為有形與無形的民族邊界，如何透過各種方式區分出人/番的民族界線〔廖志軒 2018：3-24〕。¹¹

另外，與采田福地有關的研究，還有彭元岐的〈〈新社采田公館記〉版本比較及考釋〉與李佩珊的〈國立台灣博物館典藏木質文物之保存修復再現：竹塹社「新社公館」匾〉。彭元岐從文字訓詁學的角度，考訂〈新社采田公館記〉的文字內容，指出〈新社采田公館記〉的作者廖瓊林，在撰寫這篇文章時引經據典，用字遣詞均有其特殊的含意，從中可發現到其文學造詣高超〔彭元岐 2011：97-113〕。李佩珊的文章雖然只是一篇〈新社采田公館記〉匾額修復的研究報告，但是可以從中了解到光緒4年（1878）廖瓊林的〈新社采田公館記〉匾額並未消失，而是典藏在國立台灣博物館〔李佩珊 2013：74-87〕。¹²

的統治經濟學的精密計算（理性國家）。

¹¹ 截至目前為止（2018年6月），2018年竹塹社的研究，目前僅見廖志軒的這篇文章，尚未發現其他的文章。

¹² 廖瓊林的匾額原先掛在采田福地內，清末陳朝龍的《新竹縣采訪冊》記載：新社采田公館

做為凝聚竹塹社的信仰與認同中心的采田福地，只有上述幾篇研究；當代的采田福地，雖然有李季樺的短文說明，但內容簡短，不夠深入。因此，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應對當代的部分多所著墨，會更能了解采田福地今日的面貌，以及當代采田福地與祭祀公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在王世慶與李季樺研究的基礎上，可以了解到采田福地與祭祀公業的研究，隨著新史料的出現（光緒年間的匾額）與其他學科的注入（文字訓詁學），使得這部分的研究能有新的樣貌與突破，不再只是論述采田福地與祭祀公業從過去至當代的發展，有其他可再切入探討的地方與研究的方式。

3. 名制與家族史

竹塹社的姓名制度有鄭喜夫、王幼華與李季樺等人的研究。鄭喜夫分析道卡斯族從番名到漢姓的轉換過程，針對可能是同音不同字的道卡斯名，予以列表，從中可以看出很多不同寫法的音譯名字，其實都來自同一個名字（如：少力、霄魯、肖里、小魯、霄里、少女）〔鄭喜夫 2000：59-109；2001：189-208〕。王幼華則是指出「合番」、「合歡」都是新竹、苗栗一帶道卡斯族的名字，「合歡」是土目特有的名字，一般的番人則用「合番」〔王幼華 2006：57-75〕。李季樺分析竹塹社使用漢姓漢名的演進：族式命名→漢姓添用→漢風記名→漢式命名〔李季樺 2007：21-67〕。這些有關竹塹社名制的研究，基本上來說，已有一定的成果，

記，在縣東北八里新社，即新社番公所廳堂，祀福神、富媪。堂上有木匾一方，黑書。此記作記者，番俗生廖瓊林也。到了日治時期，連同「義勇可嘉」匾額與三枝箭、族譜等文物被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借去展覽後，並未歸還給竹塹社〔黃奇烈 1953：9〕。因而至今保存在國立台灣博物館內。至於原先采田福地內的「義勇可嘉」匾額、三枝箭與族譜等文物，至今仍下落不明。目前采田福地內仍可見的「義勇可嘉」匾額，為竹塹社祭祀公業管理委員會仿製而來。

有助於我們了解竹塹社姓名制度發展的過程。因此，再進一步的應該可以在這些研究以及陸續新發現的古文書，建構一套完整竹塹社的名制，了解竹塹社的姓名制度。

在竹塹社家族史的研究部分，竹塹社於乾隆年間賜七個漢姓（錢、廖、衛、三、潘、金、黎），金、黎兩姓於同治年間絕嗣，今存五姓；每個姓氏內部有著不同的家族（同姓不同祖）。以數量來說，目前至少有 20 篇竹塹社家族史的研究（見附錄 1），衛姓家族最多人研究（10 篇），而且主要是探討衛蔭勝叻直雷家族（關西衛阿貴）。其次則為錢姓（9 篇），然後依序是廖姓（6 篇）、三姓（4 篇）、潘姓（2 篇）。七姓當中除了絕嗣的金、黎兩姓外，其餘五姓均有人從事研究；其中又以衛蔭勝叻直雷家族（關西衛阿貴）最多人研究（相較於其他家族，家族的史料較多）。這些竹塹社家族的研究共通點，均未清楚說明竹塹社家族的數量；還有一些家族沒有被發現，仍有許多可以繼續研究的空間。¹³

4. 番社組織

竹塹社番社組織的研究，僅有李季樺〈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台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一文，作者指出竹塹社在賜漢姓後，為了符合官府要求，一方面假借漢人宗族觀念，另一方面仍依循番社既有慣習運作，但在組織形式上逐漸以漢人宗族的面貌出現〔李季樺 2006：13-38；2007：21-67〕。¹⁴ 對於竹塹社的番社組織，還有許

¹³ 例如，廖志軒的碩士論文即透過田野調查與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找出四個來自不同祖先的錢姓家族〔廖志軒 2011〕。竹塹社的家族史，是後續仍有相當大發揮空間的研究課題之一。

¹⁴ 這篇文章原先為李季樺的博士論文〈文明と教化—19世紀台湾における道德規範の構築と変容〉的第一章：「移風易俗」—竹塹社「七姓公」を中心として見た 18 世紀末から 20 世

多可以發揮的空間（如：歷任通事、土目的發展、番社職員在番社的地位、番社職員彼此之間的關係...等），這些內容過往的研究，較少探討到的地方。與其他竹塹社各項研究的數量，相較之下，竹塹社番社組織的研究很少。尤其，有關這方面的材料很多（如：契約文書、淡新檔案...等），若能將這些材料有系統的加以整理，應可了解竹塹社的番社組織運作的情況，以及有哪些家族擔任通事、土目，甚至是過去與當代的比較、探討家族的興衰....等，會有助於了解竹塹社番社組織的樣貌。

5. 民族互動

荷蘭人統治台灣期間竹塹社與其他番社的互動，可見曾好珊透過《熱蘭遮城日誌》中譯本（1999、2002、2004、2010），了解到當時竹塹社與其他鄰近番社的互動往來（如：後龍新港社）以及竹塹社的生活樣貌〔曾好珊 2005：141-162；2015：102-143〕。之後，竹塹社與其他民族的互動有客家人、福佬人與賽夏族，以及社地鄰近的霄裡社。

紀初頭における「異姓宗族」の形成。作者の博士論文主要探討19世紀台灣社會風俗的各種現象（如：教化番民、敬字惜紙、漢人的經濟生活、風俗知識的形成，以及日治時期迷信知識的產生與發展），來了解當時台灣道德秩序的重建。竹塹社的案例是作者用來說明統治者如何透過賜漢姓、儒家的倫理觀以及一些教化的措施，來達到「移風易俗」的效果〔李季權 2006a〕。除了竹塹社有「七房」之外，三貂社有「五柱番耆」參與土地給墾，類似依照姓氏的統屬關係〔戴炎輝 1979：369〕。另外，施添福對後壠社群的研究指出：後壠社群面對國家長期制度性的剝削時，自行訂立社規，並將社群公有口糧租業的管理，在通事、土目之外，另行設立業戶。因此，形成由土目負責社務、差務，業戶負責管收口糧大租的雙軌領導中心〔施添福 2010〕。施添福的研究說明當番社面對國家統治，而無法適應時，有能力適時的提出因應之道；竹塹社的房長組織亦是番社對於國家統治無法適應，所提出的因應方式。

(1) 竹塹社與客家人

除了張炎憲、施添福、范瑞珍等人的研究外，只要從事新竹地區的區域史研究，大多會探討到竹塹社與客家人的關係〔吳學明 1998；黃卓權 2002；羅烈師 2006〕。廖志軒的碩士論文〈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即在施添福提出「熟番客家化」概念的基礎上，從契約文書、日治時期戶籍資料、族譜...等材料，深入探討了竹塹社與客家人的關係（如：土地開墾、婚姻、風俗習慣、認同、民族邊界...等），並且說明導致熟番客家化的原因、過程與發展，以及竹塹社在保留區與隘墾區兩個區域的客家化發展情形〔廖志軒 2011；廖志軒、莊英章 2018：193-232〕。

(2) 竹塹社與福佬人

竹塹社在乾隆年間來到新社以前的遷徙過程，與其他民族的互動，主要為福佬人，有部分社番曾與福佬女子通婚，或者是嫁給福佬人。竹塹社與福佬人之間的互動，廖志軒與韋煙灶等人的研究指出竹塹社錢皆只家族在祭拜祖先時，前面三代的祖先要用福佬話來講（前面三代祖先住在福佬人居多的舊社）〔廖志軒 2011：3；韋煙灶、張智欽、許世融：2011：590-599；韋煙灶 2013：105-127〕。從這些研究可以發現到，竹塹社除了與客家人有密切的互動外，亦有少部分與福佬人有所往來，表現在祭祖的語言與婚姻的對象。

(3) 竹塹社與賽夏族

竹塹社與賽夏族由於遷徙過程相似（均曾由平地被趕至內山），因而關係密切。錢漢昌在其〈竹塹社失落的子民--竹塹社另一系列骨肉同

胞消失的過程》文章中提到：筆者（錢漢昌）曾入山探訪南庄東河及五峰錢姓人家，證實他們確是從北埔被迫遷上山的。尤其見到五峰這家錢姓人家的女兒，他的輪廓、臉孔即如見老祖先的形象，百分之百純種竹塹社人〔錢漢昌2013：135〕。林修澈對於賽夏族的研究，也提到竹塹社與賽夏族之間的關係：在賽夏族族源說的斗葛後裔說裡，被人質疑為由斗葛族轉為賽夏族的一群人，如果這一群人用在竹塹社個案裡，常有人指為錢氏〔林修澈2000：71〕。黃榮洛的研究也持相似的看法，認為賽夏族人可能是凱達格蘭族（眩眩社人）和少數（錢、潘兩姓人之部份）道卡斯族人的後代〔黃榮洛2002：77-82〕。以上這些研究均說明竹塹社與賽夏族關係密切，特別是在遷徙史方面，兩族有極高的相似性。

（4）竹塹社與霄裡社

陳志豪的〈19世紀初期竹塹社與霄裡社的「社域」爭議—兼論歷史資料庫的應用〉，透過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http://thdl.ntu.edu.tw/index.html>）資料庫搜尋到的契約文書，探討竹塹社與霄裡社兩社社域重疊的土地糾紛〔陳志豪2011：95-110〕。

從上述的文獻回顧可知，竹塹社與這三群人之間的密切關係，尤其是與客家人的互動最為密切，反映了接觸時間的長短與影響程度的高低，而導致其文化的變遷與影響。另一方面，上述的這些研究大多指出竹塹社採納了對方的文化，而較少探討到在客家人、福佬人、鄰近的平埔番社的文化當中，是否有受到竹塹社文化的影響；民族互動的結果應是表現在雙方的文化都會受到彼此的影響，互相的採納與學習，這些是上述研究較少探討到的地方。再者，除了民族互動會導致竹塹社的文化變遷外，統治者的教化政策，亦影響了竹塹社傳統的文

化。羅烈師認為「給地、賜姓與封官」對竹塹社而言，是一條通往地獄的天堂之路，最後導致竹塹社文化的衰落〔羅烈師 2001〕。

表1：竹塹社研究各時期的成果

		研究項目	研究方法	資料運用
1	1906-1980 年代以前	采田福地、家族史	偏向文獻與田野資料的整理，較缺少對於這些資料的解釋與分析	志書、口訪紀錄
2	1983-1996	土地問題、采田福地與祭祀公業、家族史、番社組織、民族互動	歷史學、歷史地理學與人類學的研究	志書、口訪紀錄、契約文書、土地申告書、淡新檔案、族譜
3	1996-2018	土地問題、采田福地與祭祀公業、名制與家族史、番社組織、民族互動	歷史學、歷史地理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	志書、口訪紀錄、契約文書、土地申告書、淡新檔案、族譜、電子資料庫、日治時期戶籍資料、墓碑、熱蘭遮城日誌

表1說明了竹塹社研究在這三個時期的發展與特色。可以了解到學科越趨多元，而且資料運用上，也不斷有新的資料被發現/利用，這些說明了竹塹社的研究走向學科與資料運用的多元化的研究趨勢與發展。

二、竹塹社研究的綜合評述

自日治時期以來至今，竹塹社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前人的這些研究，大多只探討竹塹社的某個層面，如：土地問題、家族、民族互動...等，比較無法從中看中竹塹社整體的歷史發展；而且探討的時間，也大多以某個時期竹塹社的發展為主，較少有進行長時間的探討。竹塹社研究的綜合評述有以下兩點：

(一) 缺少長時間的研究

除了王世慶與李季樺探討采田福地從清代成立之初至當代發展的過程，以及楊毓雯與廖志軒分別以竹塹社的廖姓與錢姓家族為例，論述竹塹社與客家人從過去至今的互動過程外。目前竹塹社的研究，多半為某個時期的研究為主，如：清代竹塹社地的形成與流失、荷蘭時代竹塹社的歷史發展、清代的文化變遷、當代竹塹社後裔的認同...等。

筆者在這裡要強調的是：目前各個時期（荷蘭時代、清代、日治、戰後、當代）竹塹社的發展，雖然已有人研究，但尚未見到以竹塹社為主體，從史前到當代的一個竹塹社社史的研究，來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在這些人的研究基礎上，論述竹塹社從過去至今的發展，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有其意義與重要性（對目前的平埔研究與竹塹社的文化復振）。

(二) 可再繼續深入研究的課題

從上述本文的文獻回顧可知，目前竹塹社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五個類別：1.土地問題。2.采田福地與祭祀公業。3.名制與家族史。4.番社組織。5.民族互動。在這些前人研究與豐富材料的基礎上，後續的研究可再探討的地方，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幾點。

1. 家族史

如上所述，家族史為竹塹社研究的特色之一，而且研究的數量上，

也有很多篇。但是，竹塹社有多少個家族，目前的研究尚未有明確的數字，還有很多家族，尚待研究。另一方面，過去的家族史研究，多半是個別的探討這些家族在新竹各地的發展，至於家族彼此之間在發展過程中的合作與競爭關係，以及家族在竹塹社番社組織的位置，似乎尚未有人做過研究。¹⁵ 再者，這些家族構成了清代竹塹社的主體，而且家族史的研究，能夠根據家族的系譜資料，來釐清並整理出清代竹塹社歷任的通事、土目與頭目，分別是來自哪些家族，有助於了解竹塹社番社組織的運作及內部彼此的關係。

2. 社租糾紛

社租糾紛與土地問題有關，涉及到社地的管理與社租口糧的分配，過去這方面的研究，主要見於張炎憲與李季樺的文章。在這之後，雖有林文凱在探討竹塹三個人文地理區的互控案件，曾提到竹塹社的社租糾紛。但是，從晚近一些新發現的竹塹社古文書，可知竹塹社的社租糾紛，最早可追溯到嘉慶年間〔何孟侯（編）2014：314-315〕。目前尚未有對於竹塹社的社租糾紛有完整且系統性的研究。尤其，竹塹社的社租糾紛，並未隨著清代的訴訟官司而結束，到了日治時期，依然持續有糾紛。這些都是還可再繼續研究的議題。

3. 祭祀公業

王世慶與李季樺的研究雖然已很清楚的論述竹塹社祭祀公業的發

¹⁵ 李季樺的研究曾將竹塹社的家族分為三類：頭目家族、紳耆家族與白番世家〔李季樺 1989c：73-76〕。廖志軒的研究則是發現錢皆只家族擔任通事、土目的人數，是所有家族裡面，數量最多的家族，在番社有較高的地位與勢力〔廖志軒 2011〕。

展，但是有些問題尚待釐清，像是：派下員的組成、近代內部的紛爭、土地的再次流失...等。

另一方面，兩人論述的時間僅止於1986年，1986至今已已有三十年的時間；這段時間祭祀公業的發展情形，尚未有人探討。若能把這三十年歷史的發展予以完整的論述，則在兩人研究的基礎上，竹塹社祭祀公業的研究，應當可以有相當完整且清楚的論述與發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祭祀公業逐漸走向法人化，使得祭祀公業的組織將再次改組；法人化以後，對於原先竹塹社祭祀公業的影響，則待後人研究。

以上這幾點，筆者認為是竹塹社研究可以再繼續研究的課題。再加上，若能整合前人研究的成果，書寫一本竹塹社的民族史，應當是指日可期的。

結論

本文回顧了歷來竹塹社的研究，並說明這些研究的貢獻與意義。在這當中，可以發現到比較有系統的研究，為1980年代張炎憲等人的研究開始；在這之前，雖然有一些日本人的調查報告，以及戰後新竹縣文獻會的調查，但內容比較偏向文獻與田野調查的紀錄。即便如此，對於1980年代以前的這些有關竹塹社的調查紀錄，筆者認為有其貢獻，這些人為竹塹社與采田福地歷史的發展與儀式的變遷，留下珍貴的資料。1980年代以後，學者與研究生各自在新竹地區進行的區域史研究中，找出大量的契約文書；在這當中，可找到一些竹塹社的契約，進而帶出竹塹社的研究，並引起學界對於竹塹社研究的關注與重視，

而有後來許多竹塹社的研究。

最後，本文想要強調的是：在回顧了這些歷來的研究以後，可以發現竹塹社的研究還有很多的空間可以發揮與探討。尤其，任何的學科都可以從其學科的觀點來進行平埔研究。目前竹塹社的研究至少有歷史學、歷史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這幾個學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竹塹社的各個議題。若是能以民族學的角度切入，以竹塹社為主體，從史前到當代的一個竹塹社社史的研究，應當對平埔研究與竹塹社的文化復振有所幫助。再加上，新竹地區有豐富的文獻史料，只要再輔以田野調查，訪問這些竹塹社後裔，筆者認為應能在這些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的書寫一本竹塹社的社史，將竹塹社從過去到當代的歷史發展，予以整體的探討。

引用文獻

緒論

林修澈

- 1994 〈台灣是一個多民族的獨立國家〉，收入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23-100。
- 2001 《原住民的民族認定》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陳志豪

- 2013 〈近二十年來新竹地區的區域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發表於「二十年來台灣區域史的研究回顧」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和林本源中華文化基金會合辦。

潘英海

- 1995 〈平埔研究的再思考與再出發〉，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 iii-vi。

（二）竹塹社研究的概況

邱美玲

- 2015 《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新埔文化工作室（編）

- 1996 《采田福地竹塹社文史專輯》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楊毓雯

- 2015 《平埔客：從「去做番仔牛」到「嫁做番仔婆」》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廖志軒

- 2015 《當熟番遇到客家：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的客家化》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一、竹塹社研究的分期與成果

(一) 1906-1980 年代以前的竹塹社研究

波越重之

1907 《新竹廳志》新竹：新竹廳總務課。

桃園廳

1906 《桃園廳志》桃園：桃園廳。

黃奇烈

1953 〈竹北鄉文獻採訪錄〉，收入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新竹文獻會通訊》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頁 1-13。

增田福太郎

1939 《台灣の宗教：農村を中心とする宗教研究》東京：養賢堂。

德山源一郎

1944 〈蔬菜部落新社を訪ねて〉，《民俗台灣》4（10）：22-24。

謝金蘭（新竹縣文獻委員會譯）

1903/1953 《咸菜礮地方沿革史》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二) 1983-1996 的竹塹社研究

王世慶、李季樺

1995 〈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 127-172。

吳學明

1985 〈「北埔姜家史料」的發掘與「金廣福」史實的重建〉，《台灣風物》35（3）：121-147。

李季樺

1989a 〈竹塹社的「三」姓——一位客家化平埔族人的訪問記要〉，《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0：11-14。

1989b 〈田野拾穗：竹北番仔祠堂田野劄記〉，《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2：24-26。

1989c 〈清代「番兒至老無妻」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收入台灣史蹟研究中心（編），《台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台灣史蹟

研究中心，頁 73-106。

李明賢

1991 〈咸菜甕：一個沿山鄉街的空間演變〉，台灣師範大學 地理研究所 碩論。

林玉茹、張隆志、詹素娟（編）

2013 《局開新境：台灣史研究所二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施添福

2001 《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范瑞珍

1995 〈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客家人墾拓研究：以族群關係與產業發展兩層面為中心所做的探討〉（碩論）東海大學 歷史學系。

張光直

1986 〈發刊詞〉，《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1-2。

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

1993 《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上、下）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

張炎憲、李季樺

1995 〈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 173-218。

詹素娟、張素玠

2001 《台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羅烈師

1996 《新竹大湖口的社會經濟結構：一個客家農村的歷史人類學探討》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碩論。

（三）1996-2018 的竹塹社研究

1. 土地問題

吳奇浩

- 2004 《清代台灣之熟番地權—以道卡斯族為例》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碩論。

李翹宏

- 2014 〈清代番地治理與族群地權關係：以鳳山流域的竹塹社與客家佃戶為例〉，《全球客家研究》2：259-300。

林文凱

- 2006 〈土地契約秩序與地方治理—十九世紀台灣淡新地區土地開墾與土地訴訟的歷史制度分析〉（博論）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施添福

- 1990 〈清代台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67-92。

柯志明

- 2001 《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劉瑞華、林瓊華

- 2001 〈台灣土地開發歷程與原住民土地流失—清代竹塹社的產權變動研究〉，收入洪麗完、陳秋坤（編），《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1600-1900）》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 47-66。

2. 采田福地與祭祀公業

王世慶、李季樺

- 1995 〈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 127-172。

李佩珊

- 2013 〈國立台灣博物館典藏木質文物之保存修復再現：竹塹社「新社公館」匾〉，《台灣博物季刊》32（3）：74-87。

李季樺

- 1989 〈田野拾穗：竹北番仔祠堂田野劄記〉，《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2：24-26。
2013 〈采田福地祭典的昔與今〉，《原住民族文獻》12：10-14。

彭元岐

- 2011 〈〈新社采田公館記〉版本比較及考釋〉，《新竹文獻》47：97-113。

廖志軒

2018 〈采田福地：人與番的民族邊界〉，《民族學界》41：3-24。

3.名制與家族史

王幼華

2006 〈合番或者合歡〉，《台灣史料研究》27：57-75。

李季樺

2007 〈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台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下），《台灣風物》57（1）：21-67。

鄭喜夫

2000 〈清代道卡斯族姓名初探稿〉，《台灣文獻》51（4）：59-109。

2001 〈清代道卡斯族竹塹社姓名資料〉，《台灣史蹟》39：189-208。

4.番社組織

李季樺

2006a 《文明と教化—19世紀台湾における道德規範の構築と変容》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 博論。

2006b 〈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台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上），《台灣風物》56（4）：13-38。

2007 〈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台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下），《台灣風物》57（1）：21-67。

施添福

2010 〈國家、賦役與地域社群：以清代台灣北部後壠社群為例（講義）〉，未刊稿。

戴炎輝

1979 《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出版社。

5.民族互動

曾好珊

2005 〈荷蘭時代竹塹社之貿易依賴〉，《台灣人文》10：141-162。

2015 〈荷蘭時代的竹塹地區〉，《竹塹文獻》61：102-143。

(1) 竹塹社與客家人

吳學明

1998 《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李季樺

1989 〈竹塹社的「三」姓——一位客家化平埔族人的訪問記要〉，《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0：11-14。

施添福

1990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台灣風物》40（4）：1-68。

范瑞珍

1995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客家人墾拓研究——以族群關係與產業發展兩層面為中心所做的探討》東海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碩論。

黃卓權

2002 〈清代北台內山開墾與客家優佔區的族群關係〉，發表於「第六屆臺灣地理學」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

廖志軒

2011 《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中央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碩論。

廖志軒、莊英章

2018 〈新竹地區竹塹社民與客家漢民的互動：竹塹社錢皆只派下客家化的探討〉，收入莊英章、黃宣衛（主編），《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193-232。

羅烈師

2006 《台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 博論。

(2) 竹塹社與福佬人

韋煙灶

2013 〈新竹客家方言探討〉，《竹塹文獻》54：105-127。

韋煙灶、張智欽、許世融

2011 〈新竹客家次方言群的空間分布與竹塹社之漢語方言使用能力〉，收

入國際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專家組（編），《客家文化與社會和諧：世界客屬第24屆懇親大會國際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590-599。

廖志軒

2011 《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中央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碩論。

(3) 竹塹社與賽夏族

林修澈

2000 《台灣原住民史：賽夏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黃榮洛

2002 〈新竹平埔族和賽夏族二則〉，《新竹文獻》11：77-82。

錢漢昌

2013 〈竹塹社失落的子民--竹塹社另一系列骨肉同胞消失的過程〉，《新竹文獻》56：133-136。

(4) 竹塹社與霄裡社

陳志豪

2011 〈19世紀初期竹塹社與霄裡社的「社域」爭議—兼論歷史資料庫的應用〉，收入項潔（主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95-110。

羅烈師

2001 〈通往地獄的天堂之路：道卡斯竹塹社文化之殞落〉，發表於「第二屆全國人類學相關學術領域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主辦。

二、竹塹社研究的綜合評述

何孟侯（編）

2014 《竹塹水田庄吳家古文書》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附錄1：竹塹社各姓家族史研究一覽表

時間	作者	篇名	研究對象(姓)
----	----	----	---------

1	1989	李季祥	竹塹社的「三」姓——一位客家化平埔族人的訪問記要	三
2	1990	李季祥	清代「番兒至老無妻」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	廖、衛、三
3	1991	李明賢	咸菜甕：一個沿山鄉街的空間演變	衛
4	1995	張炎憲、 李季祥	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	衛、錢
5	1996	陳俊光	尋訪竹塹社——記麻佬叻·直雷	衛
6	1997	錢漢昌	鵝公髻山訪查記	錢
7	1999	陳運棟	竹塹社衛阿貴家族年表	衛
8	2001	羅玉良	關西史料之重建	衛
9	2006	陳志豪	北台灣隘墾社會轉型之研究：以新竹關西地區為例(1886-1945)	衛
10	2007	李季祥	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台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	錢、廖、衛、三
11	2007	楊毓雯	「平埔客」之歷史探究：以道卡斯竹塹社廖姓為對象	廖
12	2008	羅文生	「竹塹社土目潘文起研究」田野筆記	潘
13	2011	廖志軒	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	錢
14	2012	陳志豪	清帝國的邊疆治理及其土地制度：以新竹頭前溪中上游地區為例(1790-1895)	潘
15	2012	邱美玲	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	錢、廖、衛、三
16	2013	錢漢昌	竹塹社失落的子民——竹塹社另一系列骨肉同胞消失的過程	錢
17	2014	廖志軒	竹塹社在新屋：大牛欄錢姓家族史之研究	錢
18	2014	楊毓雯	從「做番仔牛」到「嫁做番仔婆」：客家與道卡斯竹塹社族群邊界流動與變遷的現象	廖
19	2014	羅世維	竹塹社錢皆只家族早期發展概述：以錢子白派下為例	錢
20	2017	廖志軒	橫山鄉田寮村三個竹塹社家族的故事	錢、廖、衛

資料來源：

李季祥

- 1989 〈竹塹社的「三」姓——一位客家化平埔族人的訪問記要〉，《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0：11-14。
- 2006 〈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台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上），《台灣風物》56（4）：13-38。
- 2007 〈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台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下），《台灣風物》57（1）：21-67。

李明賢

- 1991 《咸菜甕：一個沿山鄉街的空間演變》台灣師範大學 地理研究所 碩論。

邱美玲

- 2012 《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 碩論。

張炎憲、李季禕

- 1995 〈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 173-218。

陳志豪

- 2006 《北台灣隘墾社會轉型之研究：以新竹關西地區為例(1886-1945)》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 碩論。
2012 《清帝國的邊疆治理及其土地制度：以新竹頭前溪中上游地區為例(1790-1895)》台灣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博論。

陳俊光

- 1996 〈尋訪竹塹社—記麻咾叻·直雷〉，收入新埔文化工作室（編），《采田福地竹塹社文史專輯》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頁 138-150。

陳運棟

- 1999 〈竹塹社衛阿貴家族年表〉，收入陳柔森（編），《再見荊桐花開》台北：原民文化，頁 138-172。

楊毓雯

- 2007 《「平埔客」之歷史探究：以道卡斯竹塹社廖姓為對象》中央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碩論。
2014 〈從「做番仔牛」到「嫁做番仔婆」：客家與道卡斯竹塹社族群邊界流動與變遷的現象〉，《新竹文獻》57：101-123。

廖志軒

- 2011 《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中央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碩論。
2014 〈竹塹社在新屋：大牛欄錢姓家族史之研究〉，《新竹文獻》57：86-100。
2017 〈橫山鄉田寮村三個竹塹社家族的故事〉，《新竹文獻》67：47-57。

錢漢昌

- 1999 〈鵝公髻山訪查記〉《台灣風物》47（2）：159-164。
2013 〈竹塹社失落的子民—竹塹社另一系列骨肉同胞消失的過程〉，《新竹文獻》56：133-136。

羅文生

2008 〈「竹塹社土目潘文起研究」田野筆記〉，《新竹文獻》33：77-93。

羅玉良

2001 〈關西史料之重建〉，《新竹文獻》9：82-93。

羅世維

2014 〈竹塹社錢皆只家族早期發展概述：以錢子白派下為例〉，《新竹文獻》57：124-132。